

【典藏版】

中外文学名著故事总集

中外

侦探

文学故事

上

舒丹 主编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 MATTING

中外文学名著故事总集（典藏版）

舒丹 主编

中外侦探文学故事

（上册）

古云生 编著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编委会名单

主 编 舒 丹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天 歌 古 恒 古云生 石 光

关山涯 李 扬 李晓亮 枫 彤

舒 丹 漓 江

前言

人类的文明，是被文字记录的历史，是用文字凝固的时空，是主要以文字传承的思想文化结晶与精神物质成果。

千百年来，在浩瀚的中外文化长河中，创造并流传了许多至今仍脍炙人口的文学名篇，它发人深省，给予了我们智慧与力量。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正是从这些文学名篇中培育着美感，汲取着知识，陶冶着情操。

中外文学名著，是经过历史考验、时间筛选而传承至今的人类文化珍品，那一篇篇精彩纷呈，绚丽多彩，字字珠玑，动人心扉的文字，是时代的杰作，智慧的果实；是历史的长歌，社会的画卷；它曾哺育和净化了无数人美好的心灵。那些中外文学名著，超越了时空，跨越了国度，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直到今天，当我们再次阅读和欣赏那些名著时，仍能从中感受到充满哲理的思想，犹如诗歌般的情怀，让读者在文化的王国中享受着、畅想着；仍能从中品味到浪漫空灵的心灵跃动，厚重凝炼的如烟往事，让读者在历史的天空中爱恋着，陶醉着。

然而，由于我们每一个人时间有限，用于阅

读的时间尤其有限，为了让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朋友，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阅读最优美的文学名著篇章，我们精心选编了这本《中外文学名著故事总集》，它将世界公认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名著，一一改编成故事形式，文字尽量通俗易懂，内容尽量保留精华，以使广大读者可以通过最简捷的形式，畅快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的精华。书中汇集了十个方面选题的20册专辑，其中：有极具想象、浓墨重彩的神话传说；有光怪陆离、匪夷所思的科学幻想；有扑朔迷离、谜底意外的侦探故事；有德昭日月、流芳百世的名人传记；有美好柔情、感天动地的爱情颂歌；有恢宏浩大、金戈铁马的战争史诗；有谋略过人、才智出众的智谋叙事；有身处险境、绝处逢生的探险见闻；有悲喜交加、震撼惊人的电影文学；有反响强烈、激起共鸣的戏剧名篇，如此等等，几乎囊括现存于世的中外文学作品全部，涉猎了读者喜闻乐见的文化精品的所有领域。一卷在手，纵览名篇。它介绍了奇特新鲜的传奇故事，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塑造了呼之欲出的人物性格，传递了积淀厚重的文化思想，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这套故事大观，是尤其适合于广大青年与少年阅读的理想读物，希望读者从中能够获得力量和知识，得到感悟和启示。

目 录



• 上 册 •

麦克奎生之旅	(1)
600号重油	(16)
厨房中的谋杀	(21)
开 拍	(24)
一万英磅的悬赏	(39)
梦断无头案	(46)
姨姥姥艾丽的毒蝇纸	(53)
安福寺	(82)
寻找文件	(89)
打退堂鼓的人	(95)
平冤案杨化借尸	(107)

目 录

中外偵探文學故事(上)

吴帅臆断险成冤案	(112)
血字之谜	(115)
电影魅力	(133)
萨拉托加的鹅卵石大街	(137)
毒罐头	(150)
对街	(162)
乌鸦诱饵	(169)
手中之鸟	(179)
乌龟寻井	(202)
上司的花心	(207)
乱世无声	(230)



麦克奎生之旅

厄尼斯特·哈斯

当马特·麦克奎生穿过山间隘路低矮的入口，停下来观望山下的大农场时，他已对周围的群山有了一个完全而细致的总体把握；这使他愈加相信，他要找的那个人——约翰·唐，他以前从未见过的——目前肯定藏在大农场。

一边沿斜坡下行，马特·麦克奎生一边用老猎手的眼光仔细观察着四周的一切。湿漉漉的、乌云密布的天空使得白昼昏暗迷蒙、令人不安，狂风猛烈地撕扯着高树，发出大瀑布急剧跌入深潭的喧响。隐隐传来的农场里三角铃的敲击，表明时间已是中午；两个人骑着马从对面的斜坡上小跑着向家中驰去。房屋和库房建筑似乎在风暴中蹲伏着，远处山坡上的畜栏里，一群马沮丧地站着，脊背隆起，尾巴夹在腿中。当麦克奎生打马来到房子走廊的一侧时，一个面色红润的粗壮汉子出现了。

“请进来吧！”他叫起来：“犹大，这种鬼天气里出门！劳尼——过来，把马牵到仓房里！”

但是马上的人没有动，先把周遭的环境观看了一遍。“我叫，”他说：“马特·麦克奎生，本郡的警长。”

“听说过您，非常高兴您能来敲我的门！”农场主嚷



嚷道，“我是弗兰奇·布劳德里克！您正赶上吃饭，下来吧，先生，下来。为了健康我们不必客套，劳尼，把马牵走。”

麦克奎生下了马，把他的小马驹交给来人，在布劳德里克不断示意下，往里走去。经过壁炉明亮的入口，他脱掉雨衣和帽子，布劳德里克用脚把门跟上。大风暴的呼隆呼隆声在房檐周围减弱为无尽的喃喃低吟，一盏桌灯透过重重阴影投下一束微黄的光，从屋中的某个地方，响起一阵杯碟的撞击声。布劳德里克在他前面心满意足地搓着两手，尽管已没有必要像在暴风雨中那样提高嗓门，他还是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方式打破着沉默：“真荣幸有您这样的客人，咱们追踪犯人虽然老打这儿过，可我还是第一次这么活生生地看到您呢！就在您前头，先生，就是餐室的门。”

警长走进餐室，停下来，立刻成为桌边坐着的八个男人和一个姑娘注目的中心。他站在那里，一点也不像在一个极端野蛮的地区已干了大半辈子的执法官员。他穿着雅致的黑衣服，分明是一副文雅的办事员的装扮。他个子虽然高，身体却有些衰弱，背部由于年老而微驼。他的手腕很细，脖颈与面颊之间的凹陷很深，喉结突出，一部下垂的，花白的胡髭使他沉思的面孔几乎呈现出忧郁的神色。温和的蓝眼睛，在他们羞怯的打量之下却好似目无所见。

“我的工人，”布劳德里克说，“我的女儿玛丽白拉。孩子们，这是警长。警长，请坐我右边的椅子。”

麦克奎生浅鞠一躬坐下了，注意到他的职业被提及时



桌边的人露出的机警和好奇。坐在他对面的女孩笑着，当这种笑容突然在她坦率的、孩子气的面孔上破碎，一闪而过的表情立刻吸引了麦克奎生迅捷的注意力。她不超过二十岁，还未被警长的世界里的悲哀所污染；淡金色的头发柔软地从平直的前额上纷披下来；丰满、结实的肩部、胸部蕴藏着一股火热的生命活力，总有一天会从其幽禁之处爆发出来。她用一种轻快的、唱歌般的声音问道：“是谁这么坏，让您在这种鬼天气里出门，警长？”

“逃犯，”警长说，“总是选择恶劣的天气。”

“您在执行那种公干吗？”弗兰奇·布劳德里克问道。

麦克奎生留意到桌旁的一片沉寂，但他像一个玩牌高手一样很懂得出牌的技巧和策略，因此他尽量使自己的声音平静自然：“我正在找一个人，他一周前打这条路过去，穿一件浅栗色衣服，骑一匹长腿的枣红马。”

更深的沉寂。马特·麦克奎生温和的眼光自信却毫不期待的扫过桌面，男人们都没有反应。弗兰奇·布劳德里克递给警长一碟牛肉，依然快快乐乐：“什么罪？”

“谋杀。”警长很坦率。

“谋杀？”布劳德里克咕哝道，浅浅的幽默消失了。“谋杀，您是说？”他的肩向警长凑过去：“还是正当杀人？这可是两码事呵。”

警长话到嘴边，想要解释这个案子，还是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因为他立刻感觉到逻辑和本能已促成了他们之间少有的团结。他要找的人就在农场，甚至可以说，就在这间屋子里。这一点，不仅可以从所有明摆着的迹象，从



他周围迟钝而僵直地坐着的人们脸上能够看出，还能从玛丽白拉·布劳德里克的反常上看出。听到“谋杀”二字，她明显地往后缩了一下。她抬头转向那群人。紧接着又把头转了过来，好像内心里有个声音在警告她这是背叛。她盯着麦克奎生，表情丰富的脸上失去了颜色，她严肃沉默着，张大的眼睛里无声地掠过一丝忧愁和疑问。但这样似乎也是背叛，她只好盯着盘子，把手从桌上拿了下去。

弗兰奇·布劳德里克又说话了，红润的脸颊被一层层恼怒的皱纹破坏：“谋杀还是正当杀人，警长？”

“大概会有些分歧的。”麦克奎生回答，大胆地撒了个谎。女孩的眼睛抬起来，又一次与他的视线相遇，他看到微弱的希望代替了困惑。

“他叫什么？”布劳德里克轻轻地问。

“拘捕令上好像说是约翰·唐。”

“您不认识他？”布劳德里克很惊奇。

“噢，从未见到过。在一个地区追捕一个陌生人太盲目了。不过关于他的旁证很充足并且他逃亡中曾有两个人远远地看见过他。”

“可是这样的天气怎么能指望发现他呢？”布劳德里克很想知道。

“一条线索就是马。”

“这个他可以很快就另换一匹的。”布劳德里克表示反对。

“浅栗色的裤子。”麦克奎生沉思着说。



“他也许会把它扔掉啊。”布劳德里克说：“那还剩下什么？什么也没有，对我好像是这样。我讨厌有这么点信息就追捕一个人。”

“还有一个细节没说。”警长用一种慢慢的不经意的方式说道，立刻抓住了屋中所有人的注意力。“当我们到达出事现场那只有一个不会讲话的死人，没有目击者没有任何线索。可是离这个死人几英尺外有一溜血迹，沿着石头伸展着——那天没有雨，血迹一直到几个蹄印跟前，蹄印消失了，您明白吗？死人在倒下之前射中了那个人，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约翰·唐，他身上带的枪伤可是洗不掉了。”

又是一阵短暂的，不安的沉默。女孩直直地、飞快地瞥一眼马特·麦克奎生，他从中察看到一种强烈的对抗情绪，使他马上更加肯定了他对她的个性的估计和猜测。她是天性与忠诚的化身，一旦决定某事将永不动摇。她会闭上眼睛，无所畏惧地走遍天涯海角，无所畏惧地下地狱或是上天堂。

至少会这样，警长猜想着——同时对她感到了一种由衷的钦佩。弗兰奇·布劳德里克清了清喉咙，朝他工人们头顶上方望去：“那么，有了这个枪伤就很容易把他捕到的。不过如果没有人知道这件事，自然就没有人知道它是因何引起，谁是正义的。您还没有抓到此人吧，警长？”

“是痕迹，”麦克奎生平静地说：“把我们领上这条路的。”他的咖啡被他搅得很凉。其时他已将桌边的工人逐个探巡了一遍，心里又一个个将他排斥，要研究这群粗野



的工人是需要一些分析能力和综合智力的。这群汉子多数已到中年，是朴实的旧式仆人、缺乏使枪弄棒的勇气和冲劲。倒是桌子下首那两个年轻人愈来愈引起他的兴趣。一个又高又瘦，长一头深色红发，肌肉发达。一举一动流露出神经紧张的样子。另一个麻木沉默地坐着，一张黝黑、粗鲁多皱纹的脸，在被观察的人当中，他像个好斗的人。正在比较着，麦克奎生听见弗兰奇·布劳德里克唐突地结束了这顿午餐：“今天下午我们还要到棚屋里继续工作。”

和大家一起站了起来，麦克奎生的眼睛追踪着人群走出餐室，走进浸满雨水的院子。红发男人走得很慢，拖着脚步，举止有点僵硬。那个粗鲁的人走在最后，他向后看时遇到了警长的眼光，一走出餐室，他赶快关上了门。某种程度上这种举动好似意在保护红发男子。麦克奎生跟着主人走进起居室，面对着舒适的壁炉。那个姑娘不见了。布劳德里克无目的地在房里踱来踱去，分明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来他走到警长面前站住，不经意地问道：“这个故事您没讲多少，还有什么呢？”

警长蓝色的眸子勉强从壁炉的火焰中抬起，他站在原地，回答布劳德里克的问题：“在我的一生中，我的命令经常支配着一些人的未来，扮演法官的角色很不容易、我不敢说我的决定总是正确，有时候我总是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心情沉重。现在我比过去更慎重地采取行动了，任何人都能够发布逮捕令，困难在于知道什么时候不这样做。”

布劳德里克的脸色愈加阴沉，“如果这个约翰·唐真



如您所说，问题出在哪里呢？”

“如果我没错的话，他现在不该是惟一的一个嫌疑犯。”警长说。

一道光迅速地从弗兰奇·布劳德里克眼中闪过，脸上的肌肉也抖动了一下。“我理解您是如何赢得您的声誉了，您是一匹领头的老狼，麦克奎生。”

麦克奎生点点头，知道布劳德里克已抓住实质，他也知道，无论最终结论如何，布劳德里克不会泄露那个被追捕的人的，这是农场一个最古老的法律——某类人的避难所。如果出了什么麻烦，布劳德里克随时准备以他自己的方式，在农场的范围内解决它。理解到这一点，麦克奎生起身去拿他的雨衣和帽子。“我要去照看我的马了。”他解释着，重又穿过餐室。走进瓢泼的雨中，他听到屋中某个地方响起玛丽白拉的声音，嗓门很高很不安。仓房就在正前方，左侧是工人们中午暂时休息的小宿舍，仓房右侧越过最远的畜栏，他又看到了山坡上那片贮放杂物的围地；不过，尽管他全神贯注地盯着那个地方，阴沉昏暗的天气还是挫败了他寻找长腿枣红马的企图。他走进马厩灰色的长廊，找到一块干净的旧帆布，去擦洗他的小马驹了。

杂事还没有做完他就放弃了，离开仓房朝小宿舍走去。一线雾蒙蒙亮晶晶的灯光正在小宿舍的窗上闪烁。试探地推开吱嘎作响的屋门——他不想引起惊奇——他像这块土地上经过的其他人一样走了进去。

一个壮实的满脸皱纹的年轻人从下层铺上站起来，大



胆地叫道：“给您把椅子，先生。”

“谢谢，可我愿意站着。”麦克奎生彬彬有礼地回答：“整天在凳子上坐啊坐的。”

“这种天气也不适合旅行。”那个皱纹很多的年轻人用一种男人的方式营造着让人愿意谈话的氛围。

“唉，别无选择呵。”警长说着，把眼光移开。所有的下层铺都占满了人，只有一张上铺躺着一个人，那个红头发的人四肢摊开脸冲上，望着警长的上面，嘴角叼着香烟。他没有转过脸来就懒洋洋地，嘲讽地说道：

“逃犯应该多替那些被任命的政府官员们着想。”

“是的，红毛，”警长说：“如果他们充分考虑到会在身后留下蛛丝马迹，我当然不会在意天气。”

“这个也留下了吗？”红毛疑问道，没介意警长加给他的绰号。

“是的”

“他太大意了，”红毛沉思着，“肯定是个半生不熟的家伙。”

“不久我们会知道更多的。”麦克奎生说。沉默又一次笼罩了房间——这是男人们警惕自己的舌头的沉默。

“到时候了，”皱纹很多的年轻人说：“该去干活了。”

他打开门走了出去。其他工人站起身慢慢地都跟了出去。红毛蜷起身，把腿搁在床架的边上，小心地下到地面，落地时膝盖有些僵直。过了一会儿他转向警长，咧嘴笑了一下：他并不清秀，脸部棱角突出，眼睛是浓烈和呆滞的绿颜色。但是这副面孔之后是一个不会被错认混淆的



个性，能够立刻激动起来，有统治欲，极端自信。但他刚才的笑容后面，麦克奎生感受到了一种顽强的、镇定自若的挑战和隐隐的嘲笑。

“他本质上是个坏人吗？警长，真的很坏么？”

“我很怀疑，红毛，”警长说：“并且我希望我能知道。”

红毛漫不经心地转过身，离开了小宿舍。他的步态中总有些僵直的影子。麦克奎生在原地扭着身子，转了一个整圈，再次观察了屋中的一切。不过这一举动毫无必要，因为他现在已经知道约翰·唐的身份。“是红毛，当然。”他咕哝道：“那个大块头，有一张好看的脸的孩子与此无关。”

但异常奇怪的是，他所苦苦追求得到的确定无疑的结果却使他既没有平常的得意也没有初始的冲动。当他站在敞开的门旁，一件事透过重重的雨幕更加重了他心中的不平衡之感，在房子的走廊的那一边玛丽白拉站在红毛身旁，向上望着他，用手势和他谈着什么。红毛在笑，笑容爽朗。他摇摇头，一只手放在女孩的肩上，那样子在警长看来很自信。女孩的身体轻轻地向后扭着，红毛转过身，穿过院子走进一个敞开的棚子里。麦克奎生专注地为自己心中愈来愈重的疑问找着答案。他也慢慢地走进工棚，消消停停地站住。再多上一时半会不要紧的，即使正义在握，也还会有诸如仁慈之类的东西，这即是问题症结所在。因此，他无所事事地站着，带着颇有兴趣的耐心观看人们工作。



在一种有秩序的忙乱中他们正在检修农具。锻炉前一个人在铁砧上锤打着一块铝色的钢，另一个人在磨割草刀的刀刃。造工具的木匠把一块木板劈开。这时候，工头在对付一个难题。他钻到一个马车架子下面，开始用背往上扛，他结实的肌肉由于紧张而鼓起。助手站在一旁，试图把千斤顶塞到格高的轮轴下面，可是马车架实在太重太大，不好对付。工头放下那东西，四处张望想找个闲手帮忙。他的视线落到了锻炉旁无精打采，懒洋洋的红头发身上，警长注意到工头平平的面孔由于冷冷的思虑而绷紧了，不过很快就消失，他招呼另一个人道：“比尔，过来给我搭把手。”

红头发意识到他被忽视，脸上凝固的笑意变成了讥讽的笑，他对大家说：“我们肌肉最发达的稻草人老板好像变得虚弱了。”

“可我的舌头没有。”工头看他一眼，轻轻回答。

“你意思是说我的幽默太多，哈？”红头发嘟囔道，笑得更厉害：“老小子，现在你应该清楚力气很廉价而智力却很稀少，任何人都能流汗，却没有几个该死的能做好一份计划。”

被唤作比尔的走上前来帮忙，可是工头站着没动，脸色颇为严峻，带着一种更加缓和的注意之态。“说得不错，”他拖着长腔道：“可是我却很怀疑这份计划把人引向哪里。想想吧，”他温和地补充一句，“当做一个没事干的问题。”

麦克奎生转身出了棚子间屋里走去，他低头避着雨，